

但以理书 - 第一号

乌莱与希底结

Jeff Pippenger

2023-11-21

牧师和百姓宣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是难以理解的奥秘。然而，基督却引导他的门徒注意先知但以理关于将要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之事的预言，并说：“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马太福音24:15）而把《启示录》说成不可理解的奥秘的断言，也被这卷书的题名本身所否定：“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为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1:1-3）

先知说：“读的人有福了”——有人不愿意读，这福气不属于他们。“并且那些听见的人”——也有人拒绝听任何有关预言的事，这福气不属于这一类人。“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许多人拒绝理会《启示录》中所包含的警告和训诫。这些人人都不能领受所应许的福。凡嘲笑预言所论之事、嘲弄此处郑重赐下的象征的人，凡拒绝改革自己的生活、为人子降临作准备的人，必不得福。

鉴于启示所作的见证，人怎敢教导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它是已被揭明的奥秘，是一本已经展开的书卷。对《启示录》的研究引导人的思想转向《但以理书》的预言，而两者都呈现了至为重要的训诲，这是上帝赐给人的，论到在这世界历史结束之际将要发生的事件。《大争论》，340。

“对《启示录》的研究会把人的心思引向《但以理书》的预言。”有些人只在《但以理书》中看到预言。然而，《但以理书》呈现两条真理的线索，而那些代表其预言的真理载于本书的后六章。前六章所呈现的是以事例阐明的预言，总体而言，至今仍未被人认识。在我们考察《但以理书》的前六章之前，我们将先说明为何其实在其后六章中只呈现了两则预言。怀爱伦通过提到示拿的两条大河指出了这两则预言。当我们接受她所阐明的象征时，我们就会找到关键，看到《但以理书》后六章中有且仅有两则预言。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是特别为这些末后的日子所赐下的。他在示拿之地的大河乌莱河与希底结河的岸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要发生。给传道人的证言，112。

第八章的异象是在乌莱河边得到的。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我但以理又得了一个异象，是在先前所见异象之后。我在异象中观看；观看的时候，见我在书珊城的宫中，这城在以拦省。我又在异象中观看，见我在乌莱河边。但以理书 8:1、2。

当我们摘取《给传道人的证言》中的那段文字——在其中怀特姐妹提到“乌莱河”和“希底结河”，并称它们为“示拿的大河”——我们是在剖析怀特姐妹著作中关于研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最重要评注之一的那一段。在这段文字里她说：“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上帝的话语；尤其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在我们工作的历史上应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我们刚刚引用的《但以理书》第八章前两节,就会发现它们为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提供了两条内部证据.但以理说:“在伯沙撒第三年,有一个异象向我显现.”随后他又补充说:“这是在先前向我所显的异象之后.”这一节经文可以有两种理解,而无论哪一种,结论都完全相同.

天使加百列是把预言之光带给但以理的那一位,他对所有先知也都是如此,因为他已经取代撒但,成为天上的光明使者.这意味着,圣经中所载的一切预言准则,都是由加百列引导的.无论但以理是否明白,在第八章第一节中,他不仅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言性观察,而且在该节中为这一重要的预言性观察提供了两个见证.但以理在第一节所记的是,他在乌莱河边所领受的异象之前,曾经领受过一个异象.乌莱河边的那次异象是在伯沙撒第三年临到的;而先于乌莱河边异象的那次异象,则是在伯沙撒第一年临到的.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了一个梦,并看见脑中的异象;于是他把这梦写下来,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书7:1.

在第八章第一节,但以理说明他也在伯沙撒元年得了一个异象,因为他说:“在先前向我显现之后.”乌莱的异象是在伯沙撒元年的异象之后显现的,还是在这两个平行异象中的第一个之后显现的?两种答案都正确.乌莱河的异象与第七章的异象是同一个异象.加百列运用了“重述并扩展”的预言原则,同时也运用了“凭两人的见证就可确立一事”的规则.这两个异象都论及圣经预言中的诸王国.

第七章的异象把那些王国描绘成猛兽,从而强调并将它们置于其政治权力的背景之中.第八章的异象则以来自上帝圣所服务的象征来描绘同样的那些王国,然而圣所服务中的每一个象征都被有意地篡改,以代表一种假冒的敬拜.但以理书第八章所描绘的王国与第七章的异象相同,但它把这些王国置于宗教的背景之中.

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乌莱河异象重述并扩展了第七章的异象.第七章揭示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政治层面,而第八章则揭示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宗教层面.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第七章和第八章其实是同一个异象.第九章中,加百列前来解释第八章异象中的时间要素.因此,乌莱河的异象代表了但以理书第七、八、九章.随后在第十章又介绍了底格里斯河.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一件事显给那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实的,但所定的时期很长.他明白这事,也明白这异象.那时,我但以理悲哀了整整三周.我没有吃美味的饼,肉和酒也没有入口,也没有膏抹自己,直到满了整整三周.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大河边,就是希底结河.但以理书10:1-4.

希底结河的异象引出了北方王的预言历史.它从亚历山大大帝帝国的分裂开始,描绘其后历史的起伏;最终,从亚历山大大帝旧帝国的瓦解中所剩下的,只余两位对立者:一位字面的南方王与一位字面的北方王.最终,它进入教皇制度的历史,教皇制度遂成为属灵的北方王;到了第十一章末了,他终必归于无有,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结束.简而言之,乌莱河的异象是关于神的圣所与军旅的内部异象,而希底结河的异象则是在同一段历史中关于神及其子民之仇敌的外部异象.它运用了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与七印相同的原则.

许多牧师不作努力去解释《启示录》.他们称它为一本研究起来无益的书.他们把它看作一本封住的书,因为其中包含许多形象与象征的记载.然而,它所被赋予的这个名称——《启示录》——本身就否定了这种假设.《启示录》是一本封住的书,但它也是一本打开的书.它

记录了将在这地球历史末后的日子里发生的奇妙事件.这本书的教训是明确的,并非神秘莫测、难以理解.其中接续了与《但以理书》相同的预言脉络.有些预言,主已经重复了,以此表明必须重视它们.主不会重复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文稿发布,第8卷,第413页.

但以理书所呈现的同样的内在与外在历史,也在启示录中得到承接.除了这两个异象所产生的预言之光之外,还有对威廉·米勒所采用、其后又被 Future for America 采纳的圣经诠释方法的印证.若予以恰当考察,但以理书以及启示录,都是用以证实圣经在其自身之中所界定的预言解读原则的名副其实的金矿.

乌莱作为内在主题,希底结作为外在主题,也代表将在“末时”被启封的两条预言.在1798年的“末时”,乌莱被启封;在1989年的“末时”,希底结被启封,当时,正如《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所描述的,代表前苏联的国家被教皇权与美国所横扫.

当认识到这些事实时,也就可以认识到,这两个异象其实是一个异象,正如七个教会与七印所呈现的是同一段预言历史一样.于是,这两个异象就成为主在过去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中所使用的途径,并且也将成为主在现今与将来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所使用的途径,以产生一个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九至十节所述的考验过程.

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封住并盖上印,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得以洁白,并受熬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惟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12:9-10.

以1989年希底结河的解封为例,请考虑启示所说的话.

在《启示录》中,圣经的所有书卷在此会合并告终.这里与《但以理书》互为补充.前者是预言;后者是启示.被封住的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部分预言.天使吩咐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4.
《使徒行传》,585.

乌莱和希底结都与末后的日子有关,但复临主义却只愿意承认1798年是但以理所说的“末时”,也就是他的书将被启封之时.然而,那段“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预言,更准确地说,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最后六节,因为这些经文的结尾是:当人类的恩典期结束时,米迦勒站起来.

如但以理书第七、八、九章所指明的审判异象,被封住,直到1798年的“末时”.那(解封的乌莱异象所发出的)亮光,是宣告查案审判的开始,而不是审判的结束.与希底结异象一同解封的亮光,则指明查案审判的结束,而且它也就是但以理书中那段包含“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部分预言”的经文.

1798年的解封宣告了查案审判的开始.1989年的解封宣告了查案审判即将结束.阿尔法与欧米伽的标志在但以理书中很容易看见,但前提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并且愿意去寻找.

当恩典时期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结束时,阿尔法和俄梅伽的署名被记载下来.但以理书的开头准确地说明它将在哪里结束.它以历史上的巴比伦与历史上的以色列之间的一场真实的战争开始,而历史上的巴比伦获得了胜利.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围困了耶路撒冷.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神殿的一部分器皿交在他手里;他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他神的庙里,又把器皿放在他神的库房中.但以理书 1:1、2.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五节中,属灵的巴比伦(象征为“北方王”)与属灵的以色列(代表“荣美的圣山”)之间的属灵战争告终,属灵的以色列战胜了属灵的巴比伦。

他必在两海之间、在那荣耀的圣山上,支搭他王宫的帐幕;然而他终必来到尽头,无人帮助他。那时,那为你本国之民站立的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候,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的;那时,你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书 11:45;12:1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本书: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体的。一本是预言,另一本是启示;一本是封住的书,另一本是打开的书。约翰听见雷声所说的奥秘,但他被命令不要把它们写出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71页。

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是天使加百列先知性教导的杰作。我之所以这样写,深知加百列传达给但以理和约翰的启示出自耶稣,而耶稣是从父那里领受的。我的用意并非要高举加百列,而是要高举两本书中诸多证据所揭示的深刻启示,即阿尔法和俄梅伽如何设定了圣经诠释的预言规则,并使这些规则在这两本书中得以体现,如果我们愿意看见。

让我提醒你们:此刻我的目的与意图并不是要提出对乌莱河与希底结河这两个预言的诠释。我的目的与意图是处理《但以理书》前六章中的预言。我只是要论证这样一个事实:《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或许是神的话语中结构最为精深的书卷。它们既传达预言的信息,也揭示神的品格,并且指明,人若要明白这些预言并认识那位赐下预言的主,必须遵循哪些准则。

这些书卷深奥性的另一个例证,是但以理对《利未记》二十六章“七次”的阐述。“七次”的预言过去就是,如今也注定要成为神子民的“绊脚石”,无论在古代以色列、第一位天使的米勒派运动中,还是在当今与将来的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绊脚石”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明明在那里,你却看不见。因此,一旦你在《但以理书》中认出这“七次”,你就会看到它确实在那里,但你也看到,对那些选择不看见的人,它是隐藏的。

在语法上明明是公开的,却能把某物隐藏起来,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样的手法无法被写进任何人类的推理小说。这是一件杰作,因为它就在那里;对不愿绊倒的人来说,一目了然,而对选择绊倒的人而言,却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可以说,这正是“明处藏身”。它由人性与神性的结合而成就。

我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我想在此提醒大家,自至少1957年《教义问题》出版以来,复临信仰内部就有一种天主教式的教导,而在Future for America的现时真理运动中,这种教导也不义地抬起了头。其观点是,基督在道成肉身时,并未取用祂从马利亚所承受的肉身。当然,持守这种教导的人并不会那样表述,但他们教的无非就是这一点。我称之为天主教的教导,因为“基督的肉身像亚当犯罪之前的肉身一样纯洁”这一前提,正是天主教在其所谓“无玷始胎”教义中所采用的撒但式逻辑。若你不熟悉这种异教的“无玷始胎”教义,它教导说,基督的肉身是以超自然的方式造成的,正如亚当在他与夏娃犯罪之前所具有的下层本性;或者说,基督拥有亚当堕落之前那无罪的本性。它还教导说,马利亚本人也被奇迹般地赋予了亚当犯罪前那未堕落的肉体本性,好使她成为圣灵的完美器皿,使婴孩耶稣在她完美的肉身中道成肉身。

当然,在复临派中,那些在耶稣肉身问题上坚持同样结论的人,并不拿任何与玛利亚有关的神迹作依据,却曲解怀特姐妹和圣经的经文,来教导同样的天主教观念.我为什么刚才离题,转离对《但以理书》的讨论? 我来回答.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奇妙结构与布局,是由人性与神性的结合所成就的.耶稣是神的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在圣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的话语是神圣的,包含改变人心与意念的创造大能.这些话语就是使万有从无而有的同样大能.然而,神所拣选作为记录圣经之器皿的人,都是罪人.人这一面是由堕落的人类来代表.圣经兼具人性与神性,而先知也是罪人,正如亚当的一切子孙一样.基督在思想、言语或行为上从未犯罪,但他确实取了马利亚的肉身,那时人类已历经四千年的堕落.若他确实取了亚当未犯罪之前较低的肉体性情,那就意味着每一位圣经作者也都必须是无罪的.

《但以理书》中“七次”的“藏在显处”之所以得以成就,不仅出于但以理所记录的话语,也出于那群翻译《钦定版圣经》的堕落之人.堕落的人类曾两次接触《但以理书》,而所成就的一切,若非上帝的神圣护理与看顾,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在我们的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开始说明神与人是如何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明明白白地隐藏在《但以理书》中,因为上帝预先知道,甚至设计,要使它成为既第一位天使运动中的人又第三位天使运动中的人的考验“绊脚石”.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是特别为这些末后的日子所赐下的.他在示拿之地的大河乌莱河与希底结河的岸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要发生.给传道人的证言,112.